

# 天馬行空

## 莊/子/的/世/界 ⑨

陳重文 主講  
真穹、澄慧 整理



(接上期)

### 莊子的思想

莊子一書中，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天下篇，天下篇裡把莊子時代最著名的學派一一介紹，最後才講到自己，全篇的大意是說：道的根本、枝流、精微和粗略都是一貫的，世上的學派都只得著枝流和皮毛，若能得著大道的本源，那所見的粗略和皮毛都包含在內了。古人顯見可明的道術有三類，一是關於禮樂制度的，世代相傳的歷史裡有許多記載；二是關於詩書禮樂的，鄒魯的讀書人和政界的人多半能知道。他們知道詩能通達心志、書能記明事理、禮能節制行為、樂能調和性情、易經能研究陰陽、春秋能正名定分；三是關於六經，其陳述分散在天下，天下人各任意所知，將一偏的見解認為是道的全貌而形成了各家學說。

例如墨翟和禽滑釐主張非樂，生時不要唱歌；節用，死後不要衣飾厚葬；博愛，謀眾人的利益反對戰爭。莊子認為：墨子以為唱歌不對，可是人不能不唱歌，以為哭泣不對，可是人不能不哭泣，以為快樂不對，可是人不能不

不快樂。墨子的主張和人情是不相合的，一個人人生時勞苦，死後又薄葬，這樣的道也太枯寂了。

再如宋研和伊文這些人，他們希望減少自己的慾望，不為外物所役，也希望人們不要互鬥，以避免戰爭的發生。莊子認為，這一派學說謀別人的利益太厚，而對自己太薄，只知道愛別人，不知道愛自己。

至於彭蒙、田駢和慎到等人公正不分黨派、平易沒有私心、不起思慮、不用智謀，隨順變化，被推動才前進，像風飄動沒有一定的方向，像鳥毛下落沒有一定的落點。這樣的理論和人情不合，他們只是得著道的皮毛罷了。

另外關尹、老聃以為沒有作為的妙道是精微的，有作為的事物是粗淺的；人應該恬淡知足，保有清淨無為的精神。他們的學說虛無恬靜，以柔和為主，可算不離道的本實，但是尚未達到大道的極致。

莊子認為大道恍兮忽兮沒有形跡，死呀！生呀！與天地並存；不鄙視萬物，不責備眾人的是非，在上和天地的主宰同遊，在下和有道

的人做朋友，不拘執一端，不用片面的學理來顯明自己。

大道寂寞無形，變化無常，「寂」是寂靜的意思，「寞」是廣大的意思，在廣大無邊寂靜的空間裡，一點兒也不驚慌、不害怕、絲毫沒有疑惑，非常祥和安靜，這個境界叫做寂寞的境界，就是佛家所言見法的境界。

整個天地宇宙本來就是寂靜，也沒有固定的形狀，因為沒有固定的形狀，所以他千變萬化，就像萬花筒，轉動一下就出現不同的圖樣，變來變去變個不停。有的東西不能永久的，沒有的東西不敢說以後不會有，整個宇宙變化無常、寂靜無形，因此我們有所適就有所不適，沒有成見，沒有固定的主張，一定要這樣或一定要那樣，一定要往那裡或一定不往那裡。

有一位病得很重的人，他想知道自己的面貌到底變成怎樣了，於是就一跛一跛的走到井水邊，探頭一看，哎呀一聲，他感嘆的說：「我的形體怎麼變得這麼醜陋難看呢？」這時剛好他的朋友來探病，聽到他的嘆息就問：

「你會不會因此覺得天地不平等或者心情有所波動呢？」這位病人回答說：「我不會這樣想，哎呀一聲只是自然反應，並不代表我內心有所波動或執著於生死，如果一會兒我這隻手變成蟲臂，那隻手變成老鼠肝，那也沒有關係，變成什麼，我就隨什麼而去。」這是莊子認為大道恍兮忽兮沒有形跡，死呀生呀與天地並存的道理。

### 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

這句話的譯文是：「恍恍惚惚的該往哪裡去？」但其中卻蘊含非常深刻的含意，白話一點的說就是天地要我幹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譬如說一位打金師他要鑄劍，鑄劍需要銅、鐵這些材料，然而材料卻跟打金師說：「你要把我鑄造成像莫干一樣的名劍。」打金師心裡一定很不以為然，不管你是銅塊或是金塊，我要把你鑄造成什麼形狀就是什麼形狀，哪由得你自己決定呢？造化能夠創造萬物，他就像一個大烘爐一樣，人就是被打造出來的器物，如果我們像大自然造化者說：「請把我生得漂亮一點、高一點、富有一點。」大自然的造化者一

定像打金師一樣的說這哪由得你自己決定呢？天地要我怎樣，我就怎樣，隨他去吧！我們的生命隨著寂寞無形的自然變化無常，這樣的哲理並非否定無常，而是在肯定無常。

###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傲倪於萬物

莊子的精神就是這樣，他獨自一個人跟寂寞無形的天地精神往來，卻不會瞧不起萬物，不會認為自己的層次高而其他層次低，不會認為我比較聰明，而你比較笨。如果有這樣的心理存在，佛教就叫做「慢」，「慢」要到證阿羅漢時才能去除，「慢」就是我見的根源尚未破除，有的人慢粗，有的人慢細，細的人知道粗的人傲慢，更細的人知道細的人傲慢，他是無孔不入的；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就流露出來，因此莊子認為當我們不傲倪於萬物時才能和萬物和諧相處。

### 不譴是非 以與世俗處

所有的是非並不是固定不變的，沒有絕對的「是」，也沒有絕對的「非」，他之所以現在

被稱為「是」只是當下的因緣具足罷了，如果因緣變化了，當下的「是」就變為「非」了。譬如說在台灣開車須靠右走，而在日本開車要靠左走，當台灣人到日本的時候，也許會認為他們怎麼都不遵守交通規則，反之，日本來到台灣也會覺得我們不遵守交通規則。當人們處在不同的因緣之下「是」與「非」就有變化了。一切存在現象之所以能繼續存在，背後一定存在著促成現象存在的因緣，因緣未改變前，你想推翻存在現象是不可能的，正如共產制度的存在有其因緣，未改變因緣之前想要單純刺殺領導者來推翻這個體制，那將會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，因為促成這個體制的因緣還存在。正因為莊子能體會到這點，所以說「不責備眾人的是非，和世俗人處在一塊」。

生命到最後，真正完全清醒，再也不作夢的境界是怎樣呢？眾生都不曉得，除非有聖人出現。在還沒有醒來前，我們的夢便一個接一個，你以為自己醒了，其實還是在作夢，因此佛陀說眾生還沒有開悟見法之前，都是在作夢，作夢就是死生輪迴。

當我們做惡夢的時候，夢中的情境雖是虛幻，但恐怖害怕的心理卻和醒來的時候沒有兩樣，那種被迫追殺的感覺，大聲喊救命但卻沒人救你的心情，連夢醒時都還心有餘悸，只有醒來時才知道夢境虛妄不實，但夢中情境卻像真的一樣，所以古代的大德還常勸人不要妄作輪迴。

生命輪迴就像詭異的夢一樣，一個一個釣成一串，當你以為打破這個夢，從夢中醒來了，其實還在夢中，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中罷了。如此的戲碼不斷重演，也許是累世累劫你永遠都這樣，也許你真的打破所有的夢醒來了，但到底哪一個是最後一個，莊子說不曉得，要等到萬世遇到聖人之後才知道，佛陀叫這種聖人為「大覺士」，大覺士是世間上最珍貴的人，因為只有他們半個夢也沒有，完完全全、徹徹底底的醒過來，菩薩度化眾生，然而金剛經說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這是因為菩薩成佛以後才發現我沒有渡化半個人，只是一場夢罷了。

（續下期）